

# 日本民俗地图研究法综述

日本首都大学人文社会系：何 彬

(本文尚未发表，所有权利保留)

序

- 一. “民俗地图”的诞生和发展
- 二. “民俗地图”：性质与定义
- 三. “民俗地图”：类型与体系
- 四. 日本“民俗地图”历史简述
- 五. “民俗地图法”
- 六. 关于创建“文化传承分布图”体系

序

二〇〇一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问世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二〇〇三年公布后，同年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其后，一系列的动向表明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对分布于各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着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在中国各地，都有为数极多的文化工作者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们参与各种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工作，并且已经获得许多珍贵资料。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资料、记录资料正在相继问世，在文化工作者们的手头和案头上则有更多的初始形态的珍贵资料等待着人们对其进行整理和保存。科学地处理、保存第一手文化遗产资料，关系到日后文化遗产的研究成功与否。拥有经科学整理的系列性基础资料，才有深化研究文化遗产的基本环境。

通观日本民俗研究的著述或民俗调查报告，可以看到这些文章都不是单纯运用文字记述，文章内几乎都附有一定数量的照片、某种形式的统计表格或数据一览表、民俗分布或民俗变迁的示意图或地图等等。这些图表作为文章叙述的辅助手段出现，但无疑它使文字记述具体化、形象化了。依靠这些辅助手段，读者对作者欲阐述的理论结构可以有直观化的理解。作者易于阐述清晰、读者易于理解接受。

在欧洲以及日本学界，几十年的学术实践证实“民俗地图标示法”（以下简称“民俗地图”）和“民俗地图研究法”（以下简称“民俗地图法”）作为保存民俗资料、研究民俗事项的方法

是卓有成效的。本文从民俗学学术史视角出发,综述日本民俗学科导入“民俗地图法”的历史,阐述该方法对民俗研究的功用。并借它山之石,倡导仿效“民俗学地图法”制作适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文化传承分布图”体系,以图更有效地保存和研究我国的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 一.“民俗地图”的诞生和发展

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人们进行田野调查的手段和成果已经今非昔比。除问卷、照片之外,录音,录像已经成为日常性的采录手段。在有关的田野作业报告里,我们随时可以看到调查者们不再停留于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人运用表格、照片、示意图等对调查对象进行直接性、立体性的描述和展示。运用文字以外的辅助性叙述方法,可以使调查报告的记述内容视觉化,这种记述使被记述对象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疑,这是田野工作技术手段进步的结果。

本文介绍的是一种把各种调查事项用特定符号标记于地图的单项式或多项式“分布图”式的表现方法,虽然在图表里亦使用少量文字,但基本属于非文字式的图表表述方法。这种方法形成于欧洲,而后被日本民俗学界引入民俗研究方面。在日本民俗学界,把这类绘有各种民俗事项符号的地图称为“民俗地图”。

这种地图不仅仅用于记录和标示民俗事项,欧洲和日本民俗学学术史证明,它可以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开拓研究视野、深化理论研究的可能性,成为一种构建民俗学理论、深化民俗研究的方法。这种读解图示的各种民俗事项的符号而后展开民俗分析和理论构建的方法则叫做“民俗地图法”。本文将在第5节详细阐述运用民俗地图研究、分析民俗的“民俗地图法”。

民俗学调查报告或民俗研究论文使用的一览表、时间顺序表之类的表格与照片、形状示意图、地点示意图、位置示意图等等,总括起来称其为“民俗图表”。而以一般地图或空白地图为基本载体和操作基点,在图上标示出特定的代表某种民俗事项的符号的图形,如某项民俗现象的分布图、变迁图、异同图等图形则一般被规入“民俗地图”类。民俗图表或民俗地图都是民俗学论文经常使用的辅助性论述方法。然而它不仅仅是帮助读者清晰地理解作者论述或记述民俗的工具,更重要的,民俗地图首先是辅助研究者本身整理、分析民俗资料,构建民俗理论的重要工具和方法。

民俗地图虽然以标示民俗事项为特色,然而它并非源于民俗学科。民俗地图源于地理学科的一般性地图。地图,中国古代指称描摹土地山川等地理形势的图,在现代指称运用符号和文字表示地球表面的事物和现象分布的图,属于地理学范畴。根据标示对象的不同,又分

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两大部分。人文地理学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进一步细分为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方言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多个分支。

受人文地理学导入自然地理学方法形成人文研究新领域作法的启发，欧洲民俗学界亦开始注视民俗和民间故事研究与地图的关联，并且在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的比较研究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于是，在民俗学科开始出现把民俗调查内容标志于地图的尝试，最终形成了一种民俗记述的新方式——民俗地图表现法，用符号记述民俗事项的地图则称做“民俗地图”。

据文献载，欧洲民俗学导入地理学方法的最初尝试产生在德国。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的W.曼哈尔特(W. Mannhardt)将15万份印有三十三项提问的农耕民俗问卷发往德国本土、匈牙利、奥地利等欧洲国家，计划把问卷得到数据整理后标示于地图，用图示的方法把握区域农耕民俗分布变迁的规律。这个设想和实践开拓了民俗学科的视野。W.曼哈尔特的做法启示了欧洲民俗学界。人们开始认识到，可以参照自然地理学科的地图标示方法为民俗学科研究民俗文化提供来自新视角的资料。

于是1907年佩斯勒(W. Pessler)提出“大德意志民族地理学”设想，1927年德国民俗学会开始组织编绘《德国民俗地图》，并于次年在德国科学资助机构的财政支持下，成立编绘德国民俗地图的专门性机构，于1937年出版了第一集《德国民俗地图》，而后几十年里陆续地编绘和出版民俗地图。俄国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民族研究所为主导开始制作各民族分布地图；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挪威等国家也受德国制作民俗地图的影响，仿照德国民俗地图的方式，着手制作本国的民俗地图。

“民俗地图”的产生，是地理学与民俗学相关联的发端。地理学的意识和地图绘制法导入民俗学领域后，并没有像人文地理学的各个分支那样拓展为民俗地理学之类的新领域，而是形成了民俗地图的绘制使用技术以及民俗地图研究法这一具体的民俗资料整理方法和认识方法。这种对民俗资料处理方法的转型，活化了民俗学记述和再现民俗事项的手段，并且于日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诠释民俗现象、阐述民俗理论的方法，是民俗学方法论方面的一大进展。

欧洲民俗学界于十九世纪将地理学的地图标志方法导入民俗学科，并收到显著效果，民俗学科理所当然地设置了民俗地图的一席之地。而后，日本民俗学仿效欧洲，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出现配有民俗地图的民俗学论文。由于早期民俗地图往往与日本民俗学史上著名理论的建树紧密相关，因而民俗地图在进入日本民俗学界的初期阶段即获得较高的评价和注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民俗地图已经被普遍用于日本民俗学界一般性的民俗调查记录和论文里，成为司空见惯的民俗记述手法之一。

欧洲以及日本学界几十年的学术实践证实，民俗地图已不再是单一的地图，它成为一种记述和分析、论述民俗的方法。它不仅是帮助读者清晰地理解作者理论论述或易于形象地再现民俗事项的手段，更重要的，民俗图表和民俗地图首先是辅助研究者本人整理、分析民俗资料，构建民俗理论的一种重要方法。下面，首先论述民俗地图的性质与民俗地图的定义。

## 二. 民俗地图:性质与定义

民俗地图，指从民俗学记录及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各种符号标示民俗事项的类型、数量、形态以及某种民俗的特性、变迁规律等信息数据及研究内容的地图。民俗地图是自然地理学与民俗学方法论链接的结果，是地理学方法在民俗学科的延伸。民俗地图的标示载体是一般地图，民俗地图的标示符号，代表民俗事项或民俗分析的信息·数据。这种信息和数据反映民俗事项的数量、形态、时间、空间、结构或基本要素等等。

将民俗事项标示于地图，可以向人们展示某个空间范围内民俗事项的横向关联或相对独立性。标示时间性符号，则可以在地图上展示某个时间段范围内民俗事项的历史相关性即民俗事项的纵向关联。利用地图的平面可视性和广域可显示性、时间轴可表示性等特性，可以标示出民俗传承的地理性分布、认识民俗现象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存在表象与差异。民俗地图可以用于确定某项民俗传承、传播的范围，或者用于把握民俗文化分布的特性以及传播、变迁的规律，另外还可以用来做民俗的横向的共时性比较研究或纵向的历时性比较研究。

制作者把民俗文化资料数据化、符号化之后标志于地图，读者通过读解民俗地图的各种符号，解析民俗地图的符号信息，可以实现还原民俗现象、把握民俗的地域特性的作用。经过分析信息符号，可从中抽取民俗事项的深层特性或某种规律性、象征性，达到抽取某项民俗或某地区或社区民俗文化规律的终极目的。这是民俗地图法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在日本民俗学界，民俗地图标示法首先被定位于民俗学研究辅助方法之一，具体归属于民俗资料整理方法类。这说明民俗地图首先作为客观显示民俗分布、表示民俗存在、变迁、移动的记述性手段得到学科的认可的，这是民俗地图在学科内部的定位。当民俗研究者把民俗地图作为揭示某种民俗规律、阐述民俗理论的工具，在论文里用民俗地图标示、阐明自己的某种理论思维或某种民俗研究结果时，民俗地图则从记录、整理民俗资料的记述性手段升华、转变为论述民俗的研究性手段，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工具。这是民俗地图研究法、简称民俗地图法在日本民俗学科里的定位。

运用民俗图示法，可以长期保存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段的信息。用科学性分类的数据标示出民俗地图，可以在相对长时期内保持其民俗资料的精确有效性，从而为民俗研究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相对长期有效的、记述详细的科学性的研究资料。在文字资料之外，借助于民俗地图储蓄的信息进行某个社区或某项民俗的研究，有助于使我们既避免陷入狭隘地单纯关注某个“点”上民俗的弊端，同时又避免停留于泛泛地观看“面”上民俗的浅表性研究。接下来本文叙述民俗地图各个类型构成的体系，以了解民俗地图制作的宏观状态。

### 三. 民俗地图的类型体系

将某种民俗事项用作者设定的符号标在一定范围的地图上则构成一幅民俗地图。民俗学者用民俗地图向人们展示某项或者某类民俗现象的分布、变迁，或者运用民俗地图阐释自己对民俗研究、分析的结果。在同一幅地图上，可以用不同的符号同时标示出不同种类的民俗事项或同一事项的不同类型或变异型。这种方法可以广泛用于民俗田野作业的各种资料的整理、归类，也便于研究者不单纯依靠文字记述，还可以借助符号记忆和表述民俗的分布范围、分布形态、传播方向、特定区域内同类民俗的存在与否、民俗的变异特征等等。

纵观日本民俗学科制作及运用民俗地图的历史，可以看出在这个学科内，民俗地图已经具有多类型、多用途、多种绘制方法的特点，开始形成体系。以下从目的、功能、制作等角度分别记述日本的民俗地图的不同类别。在列举民俗地图类型之后，再逐一对其进行简单的解释。

- (1). 按制作、使用目的分类，民俗地图可分为两大类：
  - a. “记述型民俗地图”（或称“资料型民俗地图”）；
  - b. “研究型民俗地图”（或称“理论型民俗地图”）；
- (2). 从具体标示方法区分，民俗地图也可以分为两类：
  - a. “点式民俗地图”；
  - b. “线式民俗地图”；
- (3). 按标示符号标示的不同信息以及制作目的的不同，民俗地图可分细为以下各类：
  - a. 民俗现象分布图；
  - b. 民俗现状记述图；
  - c. 民俗变迁记述图；
  - d. 民俗行为的时期、时间图；
  - e. 民俗事项分类图；

- f. 民俗事项数量图；
  - g. 民俗传播路线图；
- (4). 依据一幅地图内所标示内容的一元化或多元化分类，则有
- a. 单项民俗地图；
  - b. 复项民俗地图；
  - c. 单项多元民俗地图；
  - d. 复项多元民俗地图；
- (5). 从绘制民俗地图或民俗图表依据的资料性质分，可以有如下两类：
- a. 一次性民俗地图；
  - b. 二次性民俗地图；
- (6). 从地图的数量分类，有
- a. 单幅民俗地图（用一张地图达成某一目的）；
  - b. 多幅民俗地图（运用具有连续性的数张民俗地图达到说明或记述、阐述目的）；
- (7). 从地图显示的范围分类，有
- a. 单一村落范围的民俗地图；
  - b. 小社区（联合村或镇、住宅小区）范围的民俗地图；
  - c. 行政地区（区、市、县）范围的民俗地图；
  - d. 全国范围的民俗地图；
- (8). 从民俗地图制作主体分类，可分为
- a. 个人制作的民俗地图；
  - b. 社区行政为主导制作的民俗地图；
  - c. 国家行政主导制作的民俗地图；
  - d. 各级行政与民俗学者共同制作的民俗地图；

下面以文字详细阐述上述各个类别民俗地图的特点及用途：

- (1) ——第（1）类的“a”是指单纯标记民俗现象存在的民俗地图，本文将其称之为“记述型民俗地图”。由于这类地图具有资料信息丰富的特点，所以又可以称之为“资料型民俗地图”。第（1）类的“b”是用以表述研究民俗事项的推理过程及结论的民俗地图。由于该类地图具有理论论述的特点，图中标示的符号具有呈示理性思维信息的特点，本文将其称之为“研究型民俗地图”，亦可称为“理论型民俗地图”。民俗学科需要大量的“记

述型民俗地图”，同时需要载有精辟见解信息的“研究型民俗地图”。二者相辅相成，为记录、保存民俗和深化研究民俗提供立体形象化和高性能信息的载体。

“研究型民俗地图”要求制作者首先具有科学分析民俗资料、洞察被民俗表象覆盖着的民俗文化真髓的能力，同时这类民俗地图要求所标示的数据，需要经过长期、周密的民俗调查和精密的分类。这类民俗地图的制作者，需要具有坚实的民俗学基本功与研究实践的经验积累。因此，在日本民俗学界，作为记述性手段的“记述型民俗地图”的制作率和使用率比较高。作为研究手段的民俗地图即“研究型民俗地图”理论性高、影响力大，但此类型民俗地图的制作难度比较大。运用民俗地图阐述的理论成为日本民俗学史上著名理论之一(如柳田国男与方言分布图、方言周圈论)的事例广为人知，但是在日本民俗学学术史上，这类研究型民俗地图的制作和运用的数量大大少于“记述型民俗地图”。

在日本民俗学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历程里，属于上述(1)类分类里b类型的、被公认为成功地记述了民俗研究成果的研究型理论型民俗地图为数极少。柳田国男的方言周圈分布图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除去少量的理论型民俗地图之外，其他大量存在于日本民俗调查报告书或个人论著里的民俗地图，基本都可以归属于上述(1)a、(2)至(8)的各个类型。运用研究型民俗地图补充、阐述自我主张者虽然时有之，但成功地建树起某项研究理论者为数并不多。这一方面说明研究型民俗地图作用重大，一方面也表明这类民俗地图制作难度相当高。运用记述型民俗地图标示民俗事项的论文著述众多，具体制作、运用手法亦相当成熟，这是日本民俗学科可资以夸示的特征之一，也是该学科数十年学科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 (2)——各种用以标示民俗事项的符号，在地图上基本呈现为点状，因此称为“点式地图”。一般的民俗地图基本都是“点式地图”。按照一定的基准用线条连接起地图上有相关性的符号，在图面上形成若干条线状或由线条连接成的环状，这种民俗地图被称作“线式民俗地图”或“圈式民俗地图”。本文第五节详细阐述它的绘制和使用。
- (3)——“民俗现象分布图”用符号标志各类民俗现象在某个区域的存在与否；“民俗现状记述图”重点标示最近的时间段里某个或某类民俗事项的存在与否；“民俗变迁记述图”使用不同的符号，在一幅图里记入民俗现象或民俗事项在数个时间段的不同形态的信息；“民俗行为的时期、时间图”侧重标示动态民俗的活动时间或活动期间的信息；“民俗事项分类图”是将不同的民俗事项分门别类之后，用不同的符号标示的地图；“民俗事项数量图”则重点标示不同地点某项民俗存在的数量信息；“民俗传播路线图”用符号标示民俗事项向周围或远方传播的路途及沿途的相关信息；

- (4) ——“单项民俗地图”在一幅图里只标示一项民俗现象或民俗事项；“复项民俗地图”在一幅地图里同时标示多项民俗现象或民俗事项，但是一般要求标示的多项民俗现象或民俗事项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单项多元民俗地图”将某一项民俗现象或民俗事项的多种形态或要素标示在地图上各个调查地点，此类地图可用于深入研究某项民俗；“复项多元民俗地图”则是将复数的民俗现象或民俗事项的多种要素的信息同时记载在一幅地图上，此类图多用于比较研究或综合性研究；
- (5) ——使用第一手调查资料或初始资料绘制、标示的图表或地图，称作“一次性民俗图表”或“一次性民俗地图”；用“一次性民俗图表”或“一次性民俗地图”解析出的信息绘制或标示的新的图表或地图，则称作“二次性民俗图表”或“二次性民俗地图”。本文将在第五节举例详述这类民俗地图的绘制和使用。
- (6) ——“单幅民俗地图”即使用一幅地图记述说明某项民俗；“多幅民俗地图”用具有相关性或连续性的数幅地图记述和说明某类民俗现象或民俗事项；
- (7) ——在日本，民俗地图已经不再是零星出现在个人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的散兵游勇式的存在。各级行政部门主导规划和予以财政支持的大规模民俗地图制作，也已经不再是鲜见事例。从附录在村庄乡土志、社区地方志民俗篇里的民俗地图，到省市级地方志民俗篇附录的民俗地图以及由国家行政级主导规划、长期予以经济支持的涵盖整个日本国土的十卷本《日本民俗地图》大型系列，民俗地图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升级为正规军水平，成为记述各地区各种文化现象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方法。“单一村落范围的民俗地图”、“小社区（联合村或镇、住宅小区）范围的民俗地图”、“行政地区（区、市、县）范围的民俗地图”、“全国范围的民俗地图”的区别，是一幅图里表现的地理范围不同而已。当然，区域范围小的民俗地图，具有可以搭载细致绵密信息的长处，区域范围广大的民俗地图则具有可供宏观俯视、概览文化全貌的功能。
- (8) ——民俗地图按照制作者分类的话，首先一类既是民俗调查报告或民俗研究论著里经常可以见到的“个人制作的民俗地图”；在日本，各地的地方志里开辟记述民俗的篇幅，已经是一种约定的规范。邀请民俗学者和大学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参与编制地方志民俗篇以及相关的民俗地图，也已经是常见的做法。受到社区或地区行政予以规划和财政支援制作的民俗地图，称作“社区行政为主导制作的民俗地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本完成制作、陆续出版问世的日本各都道府县的《民俗地图》属于这一类；当然，受国家委托及财政支持的、为国家计划制作的民俗地图则称之为“国家行政主导制作的民俗地图”，这类地图的例子可以首举文化厅主导编绘、费时近四十年才最终完成的全国性民俗



地图《日本民俗地图》；此外，“各级行政与民俗学者共同制作的民俗地图”指行政部门在编制为行政目的服务的民俗地图时，参照民俗学者的意见并为其提供一定的资助和调查的方便，民俗学者以学术研究的需要为主调查和制作民俗地图，同时把制作的民俗地图提交给当地行政部门供其使用。

上述分类，是从多角度深化认识民俗地图为目的进行的分类。各个类别之间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关相联的复合式关系。民俗地图可以从制作者、标示方式、资料来源、地图的用途、标示符号的形式、标示的重点、标示符号的单重或多重、地图的数量、地图表现的区域范围、地图制作的规划者和财政支持者等角度区分各种特征，进而细分为上述多种类别。但实际上幅民俗地图往往兼有数种类型的特点，或者说一幅民俗地图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同时被划分到几种类别里。了解民俗地图的系统 and 类别，可以有助于人们从多种角度、适合多种用途地制作和运用民俗地图以及运用民俗地图法从事文化的记录保存和研究。

在叙述了民俗地图的产生、引进、定义、分类之后，下一节简要叙述日本民俗学科引进和普及运用民俗地图、制作民俗地图的学术历史。

#### 四. 日本“民俗地图”历史简述

“民俗地图”作为一种用于记述各种民俗与分析研究民俗的方式，今日已经成为日本民俗学常见的方法之一。但是在日本民俗学科，民俗地图使用的历史一般追溯到 1927 年。柳田国男 1927 年绘制的、标示民俗方言词汇分布规律的地图，在日本民俗学学术史上一直被奉为是日本第一份用于民俗研究论述的民俗地图。

日本第一幅用于阐述民俗研究的民俗地图，是柳田国男 1927 年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民俗方言的著述《蜗牛考》一文里使用的方言周圈分布图（参见附录图 4）。著名语言研究家柴田武在解读、诠释柳田提出的民俗词汇分布理论时，由于柳田论文里细长形国土的方言分布地图上绘满了分类符号，不易读解，于是柴田绘制出诠释柳田绘制的民俗地图的示意性民俗地图。柴田武用他自己绘制的示意图，简要地解说柳田提出的古方言在日本东西向狭长的国土上分布的规律性（参见附图 5，下文对此有详细论述）。这种以图释图、以图读图的做法，说明在日本民俗学界民俗地图存在的日常性和必要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民俗界的学者们开始逐步尝试运用民俗地图法。民俗记录和民俗研究的各种论著里开始星星点点地出现学者们制作的、用以辅助说明自己调查的民俗内容的民俗地图。但是，当时尚并未形成民俗学科对民俗地图的整体认识，人们并未把这些地图提

升到方法论角度认识。

1950年出版的由柳田国男监修的《民俗学辞典》附录了三幅民俗事项分布图：“海女分布图”，“头顶搬运分布图”、“两墓制分布图”（参见附录图1、图2、图3）。这是日本民俗学类词典收录民俗地图的首创，是词典类收入民俗地图的第一次尝试，表明日本民俗学科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已经关注到“民俗地图法”是一种民俗学科可以用来表述、诠释民俗的方法，也证明民俗地图法在日本民俗学科已经完全立足，正式成为民俗学方法论的一个成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日本民俗学者小野重朗采用了一种别致的“线条/圈式民俗地图”标示方式提出了一项与柳田国男的著名理论相悖的理论。他在一个县的范围内用三年半时间实施了周密的民俗田野调查之后，把获得的民俗数据用点式符号标在地图上，然后把相同类型的点式符号用线条连接起来。他根据图面呈现的多个圈式图形，提出了一项关于民俗分布、变迁规律的新见解。这种新见解向日本民俗学的权威柳田国男提出的周圈论理论挑战，反驳重圈论提出的文化传播方向，指出方向应当正相反。

需要在此提及的是，其后几十年日本民俗学科的理论实践过程里，有一些学者根据各自调查研究的实例，指出柳田的理论虽然在研究方言的领域里获得成功，但它并非适用于诠释日本全部民俗事项。尽管如此，它并不影响民俗地图法作为一种记述和阐述民俗的有效方法被日本民俗研究世界接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日本社会经济进入急速发展阶段，传统生活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日常生活里的民俗迅速变容和消失，纪录尚存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文化当局的当务之急。于是文化厅从六十年代开始策划绘制、发行全国性分类民俗地图的庞大工程。工程分为两个大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在全国相当于我国行政区划的“省”级的47个“都道府县”各选定30个民俗调查点，进行定点调查，用所得到的基础数据资料制定全国范围的民俗地图。1962年至1965年三年时间里，在全国1410个调查地点就20个调查项目做同样的定点式“民俗资料紧急调查”，记录下了大量即将变化或消失的民俗资料。第二阶段的工作内容，是分类处理调查数据和将各种数据用符号标于地图并编写民俗地图的讲解资料。每一卷都有著名民俗专家学者以及大批民俗学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参与。1969年出版了第一卷民俗地图之后，至2004年才完成第十册最终卷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费时近四十年，才终于完成了一套从1410个基本调查地点收集到的20类数据所代表的、基本覆盖日本全国各个地区的10卷本分类民俗、系列民俗地图集——《日本民俗地图》。10卷本的具体分类题目如下：

第1卷 年节（1）

- 第 2 卷 年节 (2)
- 第 3 卷 信仰与社会生活
- 第 4 卷 贸易与运输
- 第 5 卷 生育与育儿
- 第 6 卷 婚姻
- 第 7 卷 葬制与墓制
- 第 8 卷 衣着生活
- 第 9 卷 饮食生活
- 第 10 卷 居住生活

每卷民俗地图围绕大的分类题目,用十或十几幅大开张的民俗地图标示出全国 30 个调查地点的民俗数据或分类民俗事项等。如:

《第 1 卷 年节 (1)》由一本民俗地图解说资料和 14 幅民俗地图构成。这 14 幅民俗地图分别是: 3 月节; 5 月节; 迎田神/开田插秧; 送田神; 半夏节; 冰窖日; 送虫(驱虫)节; 七夕; 盂兰盆节; 八朔节; 赏月; 彼岸节; 亥日节; 八日节。

《第 4 卷 生育与育儿》收录七幅大型地图, 分别是: 顺产祈祷; 产房; 胞衣冢; 育儿巫术或咒术; 生孩子避邪; 起名与拜庙; 一周岁; 育儿祈祷。

《第 9 卷 饮食生活》则收录了颗粒主食、粉状主食、主食比例、零食名称、上午零食的品目、下午零食的品目、盒饭。

《第 10 卷 居住生活》里用 10 幅民俗地图, 分十个大项目标示了日本民居: 屋顶、主房的形态与名称、厩·隐居处·分离式炊事间、房屋布局、房间名称(其一)、房间名称(其二)、灶与地炉、地炉主位和客位名称、地炉主妇座位、屋内神灵名称·牌位神龛位置·房柱名称。

每卷民俗地图除了标示民俗事项的民俗地图之外, 都附有一册厚达数五, 六百页的民俗地图讲解资料。这 10 册讲解资料的写作难度, 要远远高于标志民俗地图的工作。也正因为每卷十几幅民俗地图都附有民俗地图的讲解资料, 才使得民俗地图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 甚至有学者评价作为民俗地图附录的讲解资料的学术价值远远高于民俗地图本身。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 民俗地图的制作、使用难度不在于绘制地图而在于对民俗地图的诠释。

除了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式民俗类型数据调查之外, 东京、大阪、京都、神户、北海道等 47 个都道府县的有关行政部门也在各自的行政管辖范围内选出 150 个调查点, 在国家财政援助下开展民俗调查, 实施依据调查数据和调查资料绘制各行政区域民俗地图集的庞大

工程。这个覆盖全国范围的分头行动式的民俗地图制作工程实施的结果，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基本完成制作、陆续出版问世的日本各都道府县的《民俗地图》。这个浩大的工程，为有关学界日后认识、研究日本社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民间民俗生活和文化提供了一套系列性的记录和以图表标示的资料。

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以后，各级行政部门继续组织人力制作、发行民俗地图，民俗学者根据个人调查结果或研究需要制作并在各自的论文里运用个人制作的民俗地图，这两种不同制作层次的民俗地图至今仍然在日本社会并行存在。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在认识、分析日本文化时，常常会根据各自的需要借助民俗地图资料提供的信息。甚至中小学生们会在完成认识家乡的课题作业时，查阅、使用民俗地图，依据民俗地图和附属的民俗讲解资料来论述本乡本土文化或开展与他乡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

大规模的、以绘制民俗地图为目的、在进行民俗普查以及陆续绘制出版的全国民俗地图集及各都道府县行政区规模的民俗地图集，从宏观角度概括纪录下时代的民俗类型信息，为人们认识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工具。由此提高了日本人文科学界以及日本民俗界本身对民俗地图的认知度。虽然学术界对这类民俗地图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无疑行政的参与和行政的资助促进了民俗地图的制作，也同时促进了民俗地图在民俗学科的普及，并保障及时记录下处于时代转折期的、稍纵即逝的民俗文化、民众生活各方面的许多珍贵数据。

通过民俗调查积累下的认识民俗文化的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把民俗事项、民俗生活数据用规模不同、形式不同的民俗地图逐项地予以记述和再现，使得今日日本的图书馆书架上随时可以看到不同类型和编制规模的民俗地图。这是日本民俗学科完成的对本国、本民族民俗文化全面调查、记述的一大工程。日本民俗学科由此在学界独树一帜，以其拥有的丰厚的民众民俗生活第一手资料和特殊的记述、保存手段得到其他学科的注目和相应的学科学术评价。

## 五. 民俗地图的绘制与运用

前面已经讲述过，日本民俗学科制作和使用的民俗地图分两大类，即记述型·资料型民俗地图和研究型·理论型民俗地图。由于前一类数量多不可数，这里仅举试说明可以运用研究型民俗地图或图表进一步说明理论型民俗地图。本文附录图的图4是柳田国男阐述其方言周圈论理论的研究型民俗地图，而后其他民俗学者在诠释柳田的方言周圈理论的论文里，又运用比较抽象的示意性民俗地图展开论述。

该图是柳田国男为阐明他发现的一种方言在日本扩散和分布的规律而绘制的方言词汇分布图。柳田国男将日本全国各地对蜗牛的不同方言称呼标在日本地图上，根据图上分类标志

所显示的特征，指出对同一种生物的不同称呼可归纳为几个类型，这几个类型的称呼在地图上呈现有规律地两端对称相似形分布形态（参见附图 4）。通过分析方言地图上符号所呈现的词汇分布变化的规律，柳田国男得出一个结论，即古方言的分布与变迁的规律具有“远方一致性”特点。即这种规律性分布恰恰与该方言从边缘地区到文化中心地区的从古老形式到最新形式的变迁顺序相吻合。柳田国男进而提出空间性差异反映时间性差异的方言分布的研究结论，指出民俗地图标示的符号呈现的空间性差异所反映的，是该方言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柳田从分析方言称呼变迁推导出“方言周圈论”理论，这种方言周圈理论日后又被扩展成诠释日本文化分布规律的“文化周圈”理论。这篇著名论文里的民俗地图被称作是最成功的用于创立、阐述理论的民俗地图，即本文所指称的研究型民俗地图。

附图 5 是柴田武诠释柳田提出的方言分布理论的示意图。图中心的五星符号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京都，长方形代表日本细长的国土地形，五层式的同心圆每层代表一段使用相同方言的地区。柳田国男根据民俗方言分布的图表显示的形状，论证方言从古老的形式变化为新形式的规律恰如一石投水会激起层层由里向外荡漾的波纹一样，新的方言不断从文化中心地产生并向外扩展、传播。某一个时间点记录下的全国各地的某一个方言的状态，反映出的是从文化中心向外传播的方言的不同历史时代的状态。距离文化中心近的方言，是年代较近的新方言，距离文化中心最远的方言一般是年代相当古老的方言形态。

从他绘制的图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化中心的周边地区向国土两端相同的方言分布地区呈对称形状。并且超越日本国土细长形状，按照柳田理论，图示出方言分布的自然同心圆状态。柴田绘制的这个图表目的是解释柳田国男根据第一手民俗资料绘制的民俗地图，本文将这种民俗地图或图表命名为“二次性图表”或“二次性民俗地图”。

阐述柳田国男通过方言分布民俗地图提出的另一个理论概念，即某一个时间点记录下的全国各地的某一个方言的状态，反映出的是从文化中心向外传播的方言的不同时代的形状，即空间变化显示出方言的时间变化、空间距离表现时间（历史）距离这一理论时，著名现代民俗学者福田亚细男运用另一幅二次性图表进行了形象地诠释。附图 6 是福田氏阐述日本民俗学方法论、解释柳田的方言周圈论理论时使用的“周圈论模式图”（参照附录图 6），这幅抽象的模式图十分形象、简明地阐释了柳田国男绘制的方言分布图以及根据方言分布特征提出的“方言周圈论”对时间与空间关系的文字论述，给读者以清晰、深刻的印象。显然，此时的二次性民俗图表的功用要大于一般文字论述的功用。

上一节提到的民俗学者小野重朗根据他制作的线条式民俗地图分析和概括一个民俗事项在一个县范围内传播、变迁和分布。根据地图呈现的线条构成的数个不规则形状的圆圈互相

重合的状况，他指出民俗并非以保持固定的传统模式从一个文化中心不断向外扩展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传播到最边远地区的民俗，不是该民俗的最古老的形式。在传播的过程中，民俗会逐渐发生变化，传承内容会渐次剥落不全，在传播到文化边缘地区时，已经不再是文化中心地区向外传播时的民俗事象，而是剥落、演化成为其他民俗现象了。他用自己制作的圈式地图再次绘制了二次性民俗示意图——“单层式同心圆结构”图与“多层式同心圆结构”图(参照附录图 7)。他通过读解一项民俗事项标示在民俗地图上显示出的历史变迁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是文化中心才会保持有旧有的、传统的民俗文化的完整形态，理由是在多重同心圆图中 A 部分才拥有文化的所有要素。小野同时指出，柳田周圈论的依据是绘制的点式民俗地图的数据，数据再现的是单层式同心圆结构，而单层式同心圆结构无法读解出文化要素的多寡。小野重朗的结论与柳田国男“方言周圈论”提出的方言传播、变迁方向的理论正相反，因此他的这种理论被命名为“逆周圈论”。他的这种把握周密数据之后绘制的民俗地图和用于诠释一次性民俗地图的二次性示意图，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一幅地图或一幅示意图即可以用于阐明一种文化现象、提出一种阐释文化的理论。但是，制作的前阶段需要付出极大的把握信息的调查努力，一幅地图的制作需要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不是简单可以模仿的，然而的确是一种极具魅力的建树理论需要的民俗地图制作法。

柳田国男和小野重朗的事例，说明民俗地图不仅可以制作成一般表述性的图，还可以制作成第一次性的理论型·研究型地图。柴田和福田的图表事例是日本民俗学运用二次性民俗图表阐释一次性民俗图表的事例。它说明民俗地图还可以成为第二次性的、用于诠释、阐述其他理论型·研究型民俗地图的基础手段和方法。为解释民俗地图而绘制的民俗地图或民俗图表是民俗地图的二次性产物。这种二次性民俗图表(包括民俗地图)可以用于分析或阐述常见的记述型·资料型的一般民俗地图。

民俗地图乃是以民俗调查的数据标示于图而成的，源于民俗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数据不足，则无法标示制作出具有立体表现力和说服力的图表。民俗学研究要求其田野作业做得细致，唯有如此才能绘制出具有高度科学性和长久生命的学术价值高的民俗地图。日本民俗学科的民俗地图法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民俗地图数据不够精确，从而使民俗地图显示有时十分模糊，读者不易解读，从而减弱了使用民俗地图的意义。

例如，有些民俗地图出于各自民俗记录或记述某个单项民俗的目的，只单纯标示出某项民俗事项在地图上某个“点”上的存在，但没有显示出那个“点”的数量信息和形态信息。有些民俗地图只满足于单纯用数据填空式的制图作业，缺乏对民俗资料作细致分析后，用作者本人分析结果的数据标示民俗地图的做法。满足于用表面的数据标示民俗地图，该地图呈

现的信息无疑也只能是表面性的、单薄的，民俗地图应当具有的可在相对长期时间内保持资料的科学性、可反复供他人研究使用的资料性能也相对减低。可以说目前日本民俗学界的民俗地图法的普遍运用还基本停留于记述民俗资料的阶段。

综上所述，通过观察日本民俗学的实践，可以看到民俗地图不单单是记述民俗的工具，它还可以成为提炼研究民俗的理论方法的手段。以民俗地图为基本材料制作的二次性民俗地图或图表，同样在诠释民俗现象、阐述民俗理论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俗地图不是万能的保存和研究民俗或文化现象的手段，单纯流于形式的图表记述则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民俗地图法作为民俗研究方法使用时，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能力和基本功训练基础。

## 六. 关于创建“文化传承分布图”体系

日本民俗学科六十多年来为研究日本传统文化、认识日本社会积累下庞大的历史民俗资料数据，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民俗地图以及运用民俗地图法得出的理论阐述。介绍日本民俗地图和民俗地图研究法，提供的是一块他山之石。

记录现存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十分紧迫的课题。如何形成文化遗产调查、整理和研究的系列性方法，完善对初始资料的记述、诠释的方法，以科学手段记录、整理和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料，进而展开科学的、周密的学术研究，是时代对参与文化遗产保存工程的学者们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迅敏的行动回答时代的要求，尽快设计、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保存、研究各类文化遗产的方式方法，这是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学者们的一项责无旁贷的重任。我们认为，以其他国家保护、研究文化遗产的经验教训为基本参数，构建保护和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方式方法，是一条可行之路。本文综述日本民俗学成功引进民俗地图法的目的也在于此。

民俗地图或民俗图表是辅助记述、论证民俗事项、比较研究民俗文化的一种方法，是将活生生的民俗事项立体化再现于纸端的有效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出民俗事项的相同点或相异点，明示特定范围内某一民俗事项的存在特征、继承特征或分布特征、变迁特征等等。在各类文化遗产迅速变容或消失的文化转型时期，文化工作者和研究者们担负着迅速、正确、地保存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的重任。面对表象繁多、形式多样、分散在民间各个角落的各种类型的民间演唱、绘画、歌舞、乐曲、口头讲述、手工操作技艺等等，如何科学地完整地采录它们，如何将它们采录之后分类处理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数据或文字或图表式的信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化资料，成为我们当前直接面对的课题。时代要

求相关学科及时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套系统化的调查、整理、保存和研究文化遗产的方法。

以上，本文介绍了日本民俗学科成功引进欧洲民俗地图法的学科史、学术史，介绍了一些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时可资借鉴的做法。客观、冷静地分析民俗图表的功能与运用民俗图表的利弊，不夸大也不应缩小其在民俗学科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是应予提倡的对待外来理论、借鉴他山之石的态度。

参与收集、研究文化遗产不仅需要调查和研究的对象抱有热忱同时还需要拥有科学性的手段。只有二者兼备才能保证及时地记录、保护下各种文化遗产的信息和各种数据。用系统化的规范性方法去教育、培养未来的文化遗产工作者和研究者，同时为奔赴田野紧急采集收录各种文化遗产的人们提供采集收录的参考标准，以资获得更具有持久科学性的精密的第一手资料。在此，笔者提出一个设想，我国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部门的专家学者们可参照海外学科的成功经验，包括日本民俗学科的成功运用“民俗地图”的经验，借鉴“民俗学地图法”的技术操作方法和民俗地图分类，开拓中国式的“文化传承分布图”的制作体系和运用方法的新领域，设置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绘制、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存状态、分布范围、传承形态的“民俗文化传承图”系统。

一套系统化的保存文化资料的方法中，应当包括优先制作资料型·记述型的民俗地图的思维。“文化传承分布图”系统可以充当科学地记录和直观性再现各种文化传承形态的角色，把大量数据信息标绘于图，这是创建“文化传承分布图”系统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可以参照《日本民俗地图》的做法，探讨制作科学性的大型、广域的我国复合型“民俗文化传承图”的基本理论设想及相关技术操作规范。依靠我国需要保存和研究的文化类型繁多、实践领域广阔、参与人员众多的优势，相信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总结归纳出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以迅速摸索开拓更多的理论型、研究型图表的制作和运用方法。

对“文化传承分布图”进行理论定义、方法论定位以及对具体制作操作方法等技术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讨。衷心期待国内外学者携手协力，为创建中国式“文化传承分布图”体系，为记录保存和分析、研究中国民俗文化、记录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必要的手段，通过运用“文化传承分布图”系统，为后人保存下重要的文化资料和数据信息。

《完》